

宋歌

舒虹／著

月晕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月晕

宋歌 舒虹/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RBG02/02

I247.5
455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晕/宋歌、舒虹著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
2003.1

ISBN 7-207-05751-2

I.月… II.宋… 舒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246 号

责任编辑:韩妙丽

封面设计:于克广

月晕

Yue Yun

宋歌 舒虹 著

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
邮 编 150008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 E-mail hljrmcbs@yeah.net
印 刷 绥化印刷厂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2.75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207-05751-2/I·786

定价:20.00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目 录

- 第一章 河上漂来一个孩子/1
- 第二章 水流低处,人攀高枝儿,咱们就让这孩子姓“潘”/21
- 第三章 九月里,秋风凉,云间雁字长/40
- 第四章 他扶着你走,天塌地陷也不会撒手/60
- 第五章 只见播种,不见出苗/80
- 第六章 小辣椒“借种”/100
- 第七章 骡子不生驹儿,就得把骡马牵来/126
- 第八章 一只寻伴的孤蝶,在秋风中起落着/146
- 第九章 这一切都是由那该死的灯捻儿引起的/165
- 第十章 蒲公英听了春风的呼唤,把绿色点上春的额头/186
- 第十一章 他的岁月,被行驶的车轮碾作黄尘/206

- 第十二章 许景云忽然想到鬼打墙的传说/225
- 第十三章 不看僧面看佛面,不念鱼情念
水情/244
- 第十四章 哪一步踏上莲花,哪一步踩上狗屎,
都是有定数的/263
- 第十五章 天上有泪,人间有苦/283
- 第十六章 只要望见对方眼角的一滴泪,再难
沟通的心灵也能沟通/303
- 第十七章 刘大丑丫头笑了,小辣椒哭了/322
- 第十八章 已经灌饱浆的高粱们,正在专心致
志地晒着红米/336
- 第十九章 大年三十,半夜子时/354
- 第二十章 我给他拆拆、洗洗、补补、浆浆、
捶捶呗/367
- 第二十一章 一轮红日已悬在天心/381

第一章

河上漂来一个孩子

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，潘二棉裤他爹正神情恍惚地蹲在通肯河岸上。他抿紧嘴角，耷拉着眼皮，似睡非睡地不时吸两下鼻子，网满血丝的眼睛一眨不眨，一动不动地盯着翻花打漩的河水，好像经过春天的野火烧黑的塔头墩子。

涨了一夜的河水仍然在继续上涨，满河大浪犹如刚刚闯出圈门的一群老牦牛，弓起浑黄的脊背，互相拥着、挤着、碰着、撞着，狂怒地向下游奔腾而去，并且不时地发出哞哞的怪叫，使人听了不由得毛发倒竖起来。

满河拧劲儿的水像马尿似的发黄，且散发出一种腥臊气味儿。水面上漂着横七竖八的柴草，乱七八糟的马粪，肚子胀得溜圆的死猫烂狗，它们随着波浪的起起伏伏，一会儿沉下去，一会儿浮上来，一会儿漂远了，一会儿漂近了，就像跟潘二棉裤他爹捉迷藏似的。

此时，颜色有些苍白的太阳，像一张被通肯河的大水泡得肿胀不堪的脸，死气沉沉地向地平线坠落。一阵从乱草梢头赶过来的风，飒飒的像野鬼冤魂似的在他身边徘徊。使素称潘大胆

的潘二棉裤他爹也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。

太阳那张难看的脸终于沉落了，一眨眼之间，已暮云四合。潘二棉裤他爹觉得肚子有些饿了，就想站起身来回到他的渔窝棚里去，对付一口吃的，然后好搂着那无娘的儿子打发掉既短促又凄清的又一个夏夜。

他往起站了站，却好半天没有站起来，两腿酸痛酸痛的，不听使唤。他把两手攥紧，握成两个拳头，使劲儿在膝盖上敲打着。敲打了半天，才使两只抽筋的腿灵便了些。他再次挺直了腰往起站立，正在他半蹲半立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河上漂下来一个黑糊糊的东西，在夜色朦胧中，看得不甚真切。

说它是一只渡船吧，又比渡船小得多；说它是一块木板吧，又有点像船的模样。正在潘二棉裤他爹猜不透那东西是什么的时候，在那黑糊糊的东西里面传来一种极其微弱的声音。那声音弱得像一声有气无力的叹息，软得像在树叶间喘息的微风。在这喧嚣的水声中，也只有在河边住惯了的潘二棉裤他爹那双耳朵，才能捕捉到这种不同寻常的声音。

他浑身激灵了一下，腰一挺，便直直溜溜地站了起来。说来也怪，他腰也不疼了，腿也不麻了，那时断时续的神秘声音似乎给他浑身上下施了魔法，引诱着他非要跳下河去看个究竟不可。

久居河边的人没有不会水的，况且他从娘肚中爬出来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和水打交道，在水中游就像在地上走那么便当。

那不可名状的黑糊糊的东西，倏忽间已漂到他的眼前了。它好像有意似的，随着回旋的水流，在他面前的水中缓缓地兜了一个圈子，然后又顺水漂荡，姗姗而去。但有一声极其低哑稚嫩

的哭泣声，却在水面上萦回，如丝如缕，迟疑不去。潘二棉裤他爹此时来不及多想，连那件穿在身上的破布衫也没脱掉，就一头

扎到浑浊的水中，在激流中用力扑腾着，像一条成了精怪的老黑鱼，逐波戏浪，去追赶那个黑糊糊的东西。

乱草和他纠缠着。从上游漂下来的椽子檩子不时撞着他的腰、腿，他只好一会儿潜下水去，一会儿又浮上水面。眼看离那黑糊糊的东西越来越近了，一伸手就可以抓到了。谁知此时劈头盖脑地涌来一个大浪，把他一下推出去好远。等他从波浪中露出头来，那黑糊糊的东西已不知去向了。

多亏那时断时续的低泣声在水面上飘荡，告诉他那东西所在的方位。他像一条贴着水皮儿狂游的鱼精，扑碎了一个又一个恶浪，向前蹿了几蹿，终于用双手拉住了那个黑糊糊的东西。

渐渐浓起来的夜色笼罩着通肯河的上空，使马尿般浑黄的河水变得浑浊发黑，好像流了满河浓墨。潘二棉裤他爹牢牢地把那东西抓住，再也不想撒手。黑色的波浪袭击着他，使他在水中时浮时沉。但是，再凶狠的波浪也奈何不了他。他憋足了一口气，把那似船非船的东西到底推到了岸边。

在七月之夜的幽蓝中，他看清了，这是个马槽，里面有个小东西正蠕蠕而动。他那双被河水泡得又酸又辣的眼睛，在混沌沌的夜色里，一时还辨不清那是个猪崽呢还是个孩子。他急三火四地伸出又硬又瘦的手掌，把满脸的水珠抹掉，再仔细地去看不看马槽里蠕动着的小东西。

这回他看清了：那小东西不是猪羔狗崽，竟是个孩子！是个还活着的孩子！

此刻，他脑中什么也没想，就在齐腰深的水中，伸出那双颤颤抖抖的手，小小心心地把那只剩下一口气的孩子捧起来，慢慢地趟着水，一步一步走向河岸。

他捧着那孩子，就像捧着一宗宝物，迈着小步向渔窝棚走去。惟恐迈了大步，一时不慎把这宝物掉在地上摔碎。刚刚迈

出三四步，他又回过头去，看那救了这孩子一命的马槽，已从河边漂到河心，在漩涡里留连不去，一直转了三四圈儿，仿佛看到那孩子确实得救了，才放心地向黑暗的下游漂去。

潘二棉裤他爹捧着那浑身冰冷的孩子，一时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。他一边走一边想：瞧你像个没长毛的家雀似的，这么大就没爹没娘，谁去抓虫子喂你？谁去衔露水珠饮你？风来了谁为你遮？雨来了谁为你挡？这么一点点就泡在苦水里，长了一准也是个苦孩子呀！想着想着，眼泪顺着两腮就流下来了。

渔窝棚的门半敞半开着，熏蚊子的青烟散在半空里，丝丝缕缕地缠绕着这个河畔小屋。除了河水的声音而外，只能听见藏在草丛中草虫的低吟，那声音与青烟搅在一起，在暗夜中小心翼翼地飘来荡去，使河湾就有了一点凄凉况味。

潘二棉裤他爹进了低矮的渔窝棚，在黑暗中摸索着，把那从洪水中捡来的孩子放在那铺小小的炕上。又摸摸索索摸到放在锅台后的那盒火柴，“咻啦”一声划着一根，点亮了同样放在锅台后的那盏麻油灯。

那盏麻油灯的灯焰像一只刚刚擦掉眵目糊的眼睛，先是睁得小小的，然后越睁越大，最后终于把眼睛全睁开了。它也好奇地瞅着放在炕上的那个半死的孩子，惊奇得一眨一眨的。

此时，小小的潘二棉裤正蹇着身子，赤条条地酣睡在炕上靠墙根儿的地方。光光的身子由于终日在河水里泡，上满了水锈，再加上太阳一晒，他浑身就像包了一层生铁，在麻油灯下闪着幽光。

潘二棉裤他爹这时再也顾不上他的宝贝儿子了。他急忙端起那盏像眨动着一只眼睛的麻油灯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仔细地看那捡来的孩子。

那苍白的小脸像个大大的去了皮儿的葵花籽儿，两只眼睛

似睁似闭，又黑又长的睫毛上挂着几滴晶莹的水滴，不知是水珠还是泪珠。鼻翼轻轻地翕动着，艰难而又无力。两只小手无目的地抓挠着，似乎在寻找母亲曾给他以饱暖的乳房。但现在是在找不到了，所以他着急地哭起来。可是他已无力哭出声，只是在脸上泛上一种稍纵即逝的哭的表情而已。

潘二棉裤他爹看着这个光腔家雀似的孩子，一股股酸水一阵阵泛上心头，眼泪又一次湿了他的双眼：“你这个无爹无娘的孩子，这一场无情的大水把你冲到这个渔窝棚里来了。金窝银窝你不去，为什么偏偏来投奔这个苦窝呢？”

他拿起一条脏得不能再脏的毛巾，小心地给那孩子擦身上的泥水，一边擦一边接着说：“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天老爷把你送来了，咱爷俩就有缘分。我就得像一只老家雀似的，一口虫一口水地把你喂大。就是吃一颗蚊子的心，有炕上躺着的那个小子的一半，也得有你的一半……”

可能是由于炕热的缘故，那孩子的小脸由白转红了，两只眼睛也大大地睁开了，小小的脑袋无力地左右扭动着。大概他看出面前是一张陌生的脸，一种无名的恐惧重新攫住了他，他蹬踹着两只小腿委屈地哭了起来。

这时，一时粗心的潘二棉裤他爹才发现，这孩子两腿之间长的不是像管毛笔似的小鸡子，而是像关里家桃树上结的刚刚谢了花的青青的小桃子。这孩子是个女孩！

潘二棉裤他爹把脸往旁边一扭，龇出两颗门牙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此时，那小女孩把左手攥成小拳头，放在嘴里吮吸着。吮吸一阵，又失望地把小拳头挪开，抽搐着鼻翼，无助地哭出声来。

潘二棉裤他爹知道这个水上漂来的孩子是饿坏了。他环顾左右，只见锅是空的，碗是空的，连放在锅台下的水桶也是空的，

此时这屋里竟没有一点可以给这孩子疗饥的东西。

他把哭得几乎背气的孩子小心地揽在胸前，让她那无力的小手摸他男人的干瘪的乳头，并进而把那还没有黄豆粒大的乳头塞进她灼热的小嘴里，还柔声细气地哄着她：“吃吧，吃吧，睡着了就不饿了！”

但是，饿急了的孩子睡不着。潘二棉裤他爹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了。他抱着那哭得喉咙嘶哑的孩子，在小小的屋中转来转去，一会儿从头到脚便出了一身燥汗。

忽然间，他的眼前一亮：“我这个大活人怎么叫尿憋死了呢？屯子离河套仅一步之遥，为什么不连夜回村找一个奶水旺的老娘们儿，解解燃眉之急，救这孩子一命呢！”

通肯河湾九村四十八屯谁不知道，黄亮屯的老娘们儿得天独厚，揣了孩子的还没等临盆，那些殷勤的老爷们儿就整夜整夜蹲在河套，捕捉浑身挂着一层黄油的二尺多长的老鲇鱼，给自家的娘们儿熬鱼汤。说是喝了鲇鱼汤，催奶，能使坐月子的娘们的两个奶子像不竭的甘泉，咕嘟咕嘟有永远淌不尽的奶水，就像放牧在水草鲜美牧场上的奶牛。还有的说，通肯河的鲇鱼不同于别的河中的鲇鱼，就是男人吃上几条，那干干瘪瘪的奶子也会有奶水流出，也便有了那么几分母性。

潘二棉裤他爹想到这里，再也不敢怠慢，就把那光腚家雀一般的嗷嗷待哺的孩子，用一件破衣服包了，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，“噗”的一口吹灭了灯，三脚两步跨出屋门，然后又回转身，用一根粗木杠把门顶上，怕的是深更半夜有野牲口扒门，伤了儿子的性命。这一切都做得妥妥帖帖的了，他才踏上埋在茂草中的蜿蜒小道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起来。

黄亮屯吃了鲇鱼坐月子的娘们儿奶水果然是旺，两个奶子鼓鼓胀胀的，就像两个装满奶水的白瓷茶壶，一张小嘴怎么吃也

吃不了。坐月子的娘们儿奶子胀得难受，就挤出奶水给孩子洗脸。一张小脸洗了又洗，那奶水还是用不了，胀得难受的娘们儿索性就把奶水挤出来，像放花似的四处喷溅。有那馋嘴的爷们儿，每天晚上就捧着妻子的两乳，吃完左边的又吃右边的，多咱庄稼佬下棋——吃个卒（足），多咱才满意地倒头睡去。这时妻子们往往要对馋嘴的丈夫幽默一番：“瞧你们胡子挖挞的，好没出息，天天和孩子争奶……”睡得五迷三道的丈夫从被窝一角钻出头来，在那颤颤连连的奶子上掐了一把，算是对妻子的回答。

黄亮屯流传着一条民谚：大姑娘别撒手，撒手就结纽儿。说的就是姑娘们一下轿，和男人们在一铺炕上一接触，很快就会怀揣有孕。有道是“大的会走啦，小的会爬啦，娘们儿肚子里又生芽啦”，年轻的媳妇们只要一开怀儿，就会接二连三地生养下去，想堵也堵不住。自然村中胸前支楞着两个充满奶水大奶子的女人便多的是。

潘二棉裤他爹随便推开一扇房门，那怀中有吃奶孩子的女人都热情地敞开怀，把奶头塞进那饿急了的孩子干燥的小嘴里。

从这一天起，潘二棉裤他爹除了在河套继续打鱼摸虾以外，就是抱着那个从水上捡来的女孩，一天没遍数地往村里跑，给她找口奶吃。黄亮屯吃了通肯河鲇鱼的娘们儿，奶水清甜甘美，营养丰富，孩子吃了这样的奶，一天变一个样儿：眼见得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包着一层黄皮的女孩，脸上肉嘟嘟的了，眉眼清亮妩媚了，一张小嘴儿像似开未开的花骨朵儿，有了鲜亮的血色。

潘二棉裤他爹望着怀中越来越漂亮的女孩，反倒有了满腹心事：他怕这孩子的爹妈还活在人世，说不定在哪一天沿着通肯河找上门来，把这可爱的孩子抱走。虽然她飘落在他的门前才只有半个月光景，她却成了他牵心连肠的心肝宝贝，一时也离不开了。忧愁的时候，望一眼那张可爱的小脸，满天的云彩都散

了。在他听来，她那尖细的哭声也是美的。自从有了她，这个简陋的渔窝棚才有了“家”的气氛。她虽然眼下还太小，但即使小得像一粒芝麻，毕竟也是个女的。自从潘二棉裤他妈死后，这屋中只剩下一个大光棍领着一个光棍，满屋里连一根长头发都找不到。麻油灯下，只见剃得黧青的两个像葫芦瓢似的脑袋，一个是大的，一个是小的。

唉，屋中没有女人的家那能算家吗？

潘二棉裤他爹的心事越来越重了，有时微风悄悄地趲过门前，在不经意间把覆盖在渔窝棚上的三棱草吹动，他就会疑神疑鬼，以为是那孩子的爹娘找上门来了。他立刻紧张得不知所措，不知把那熟睡怀中的孩子藏在哪儿才好。

他愿意那孩子的爹娘在那场大水中能够侥幸活下来。一个善良的人是不应当诅咒人死人活的。但一想到那孩子有朝一日，竟会被她的爹娘抱走，潘二棉裤他爹便一下子心硬了，就诅咒他们早日葬身鱼腹，做河中之鬼。

日子在有惊有惧中度得飞快，一天天就像切过河面顺流而下的通肯河渡口的一次次渡船。只见第一片像只倦怠的眼睛的柳叶轻轻地扑向河面，秋天就静悄悄地来了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潘二棉裤他爹的心也一天天放宽了。眼见得没有人来寻找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就是他的了。一时潘二棉裤他爹竟生出许多闲心，经常抱着孩子来到一个平静的河湾，在那清泓之上照一照孩子的身影。无知的小姑娘不知道水面上的映像是什么，就咿咿呀呀地叫着，伸出像葱白似的小手，去抓水中的孩子，一圈一圈的波纹荡开去，把水中的映像一会儿拉长了，一会儿又缩短了，引得孩子发出一阵阵稚嫩的笑声。吸引了几条游经这里的白鱼，像银梭似的跳出水面，与岸上的孩子同乐。

她也有哭的时候。

每逢这时,小小的潘二棉裤就用手背长满皴的双手捂住耳朵,把嘴咧得像个破瓢似的,一声接一声地嚷道:“烦人,烦人,烦人……”

爹说:“你说别人烦人,你一个五六岁的大小伙子,天天晚上尿炕烦人不烦人?”

他最怕别人揭他的短、端他的下巴颏。听了爹的话,他立刻像一个霜打的茄子,蔫巴了。把两只腿一蜷,漆黑的身子往墙杌晃挪了挪,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看见儿子睡着了,爹又像往常一样,抱起女孩到村里去吃“百家门”。临走之前又用杠子把门顶住。他的心里装着两个孩子,一个是怀中抱着的女儿,一个就是那个浑身黑得像泥鳅的儿子。他不能有半点疏忽,要是门顶得不牢,一时倒了楣,那个黑小子让狼拖去了怎么办?

那根负责任的顶门杠已经把门顶得牢牢的了,他才抱着那个吃奶的孩子往村里走去。

秋日的温馨的灯火渐次地亮了,映在秋窗上,就使那扇扇纸窗像多情的娘们儿的媚眼。远行在外的人,只要望上一眼,那股温馨就像饮了一杯村酿老酒,热辣辣地直透肺腑,同时两眼就会涌出一种无名的泪,扑簌簌地打湿单薄的征衣。

鏖居多年的潘二棉裤他爹虽然不会有这种微妙的心情,但他却明明白白地知道,农家的每一盏秋灯之下,此时都会有一位女人,或在为丈夫缝补秋装,或在为小儿小女做一双虎头小鞋。女人味在屋中弥漫着,那是母亲的味儿,妻子的味儿,也就是家庭的味儿。

潘二棉裤他爹行在路上,望着村中一盏盏闪现温柔的灯火,不由得自怜自叹起来,一时感到心中竟有许多失落。

他随便推开一家的房门。随着“吱扭”一声门响，坐在灯下的女人抬起头来，看见是潘二棉裤他爹抱着个孩子进来了。

这是个新寡的女人，人们都称她为刘大丑丫头她妈。说来也算赶巧，正在丈夫死去的那一天，她生了一个墓生儿。丈夫前脚走了，这个孩子后脚就到了。刘大丑丫头她妈把红虫似的孩子紧紧地搂在胸前，悲悲切切地说了一声：“冤家……”便哭得背了气。

人们用一瓢凉水把她喷醒过来，劝她将息身子要紧，要是哭出个好歹的，这炕上四个挨肩儿的孩子可怎么办？为了这些孩子，就是老天爷让你在刀刃上走，你也得咬住牙关挺过来！

刘大丑丫头她妈把哭出的两条鼻涕“咻喽”一声抽进去，一会儿又“咕噜”一声淌出来。没办法，只好来个满把抓，把鼻涕沉重地甩在地上。

她不哭了，把饿了三天“吱哇”乱叫的孩子揽在怀里，谁知原先两只鼓鼓胀胀的大奶子，一下子变得软塌塌的，好像两条倒空了米粮的口袋，一点奶水也没有。

吃不到奶的初生儿下死力地哭着，两只细如干柴的胳膊胡乱地挥动着，伸不开的手在妈的胸膛上摸来摸去。她寻找着能够涌出奶水的乳头，而放弃了那干涸的乳头。当然，她是找不到第三只乳头的了。

这时候，好像跌了跟头的人忽然想起了把式，东邻西舍的娘们儿突然想到“鲇鱼”，为什么不给刘大丑丫头她妈吃鲇鱼？

通背河不是养鱼池，想捞什么鱼就捞什么鱼。正在人们着急上火的时候，潘二棉裤他爹顶着满天淅淅沥沥的细雨，披一身靛靛草织成的蓑衣，光着大脚丫子，踩着一路稀泥，给没奶水的产妇送鱼来了。

他静静悄悄地进了院，迟迟疑疑地走进屋，把湿湿润润的大

脚印子留在屋地上，好像乡村染匠印在灰布上的图案。

他把五条二尺多长的大鲇鱼都用蒲草叶子穿了鳃，然后在一起挽了个扣儿。他走进外屋，只把那张说不上为什烧得通红的脸伸到里屋，拎着鱼给产妇看了看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我听说你……就在河边守了一夜，打了这五条……”

胡子上的雨水随着他嘴的一张一合，纷纷地溅落着，几乎溅在下地来感谢他的刘大丑丫头她妈的脸上。

他受不得别人的感谢，就慌忙把鲇鱼挂在墙壁的一个木橛上。谁知由于过于慌乱，没有挂住，在他一转身走开的时候，那五条鼓腮甩尾的鲇鱼全都掉在了地上。它们用力扑腾着，好像仍在寻找生命之水似的。

身体虚弱的刘大丑丫头她妈，用一双发颤的手扶着门框，低低地喊了一声：“潘大哥——”

可是心慈面软的潘大哥已经浑身湿漉漉地去了。那缓缓的被雨帘朦胧着的影子一会儿就不见了，被细雨消溶在乡路上。

刘大丑丫头她妈怅然若失地回过头来，就见屋地上仍然印着那一排粗糙的脚印。那脚印虽然很粗，可是很美，似乎已经清晰地印在她的心上了。

……潘二棉裤他爹和刘大丑丫头她妈，在倏忽间两双眼睛对视上了，随即两个人又都把目光迅速地移开了。

潘二棉裤他爹想：寡妇门前是非多。这双该死的脚怎么把我送到这里来了？现在走出去还不算晚。

刘大丑丫头她妈想：滴水之恩，即当涌泉相报。吃我一口奶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看你扭扭捏捏的，臊得像个没出闺阁的黄花大姑娘……

此时孩子们在炕上都横躺竖卧地睡着了，她大大方方地敞

开怀,两只像油瓶似的奶子雪白地露了出来。她跨前一步,轻轻地呼唤一声:“潘大哥,快把孩子给我……”

潘大哥看了一眼那颤颤连连的奶子,忽然像一根洋火点着了一堆干柴,浑身“呼”的一下,从脑袋热到脚后跟。他慌忙把头低下去,如果他能够做到,此刻就会把那颗瓜皮一样发青的脑袋,放在裆下夹起来。

那饿急了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抱在她的怀里,且一手抚弄着一只乳头,小嘴含着另一只乳头“吱喱”有声地吮吸起来。

听着这令人心痒的“吱喱”声,潘二棉裤他爹方才还想夺门而走的那双脚,此时竟像坠了铅似的,一动不动了。同时,原先躬得像一张弓的虾米腰,一点一点伸展着,一会儿就直了起来。身上的火也渐渐地退去,浑身上下便觉得自然多了。

他出神地望着刘大丑丫头她妈裸露在外面的那只乳房,在灯光下,白得发青。由于吃了他送来的鲇鱼的缘故,奶水分外充足,那奶子就显得格外瓷实。不知这样不同一般的奶子,摸上一把是硬还是软……

他突然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话:“喝了通肯河的鲇鱼汤,这奶水就是旺……”

她红着脸和他搭讪:“谁说不是……”

没等她把话说完,他就把她的话插断了:“你看,奶水咕嘟咕嘟的,顺着孩子的嘴丫直流,白白地糟践了。”

她瞧了他一眼,嫣然一笑:“这玩艺儿反正有的是,就让它淌吧,淌净了倒浑身松快。憋在那儿,胀得难受……”

他给她支了一个招儿:“你不会用碗接着?那都是一滴一滴鲜血变的,喝了,养人呢!”

不知是说溜了嘴,还是故意这么说的,她说:“那么从今天起,我就用一个大海碗,把这玩艺儿存着,留起来给你喝……”